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石點頭 第十二回 侯官縣烈女殲仇

梁山感幻妻，痛哭為之傾。
東海有勇婦，何慚蘇子卿。
學劍越處子，超然若流星。
捐軀報夫仇，萬死不顧生。
白刃耀素雪，蒼天感精誠。
十步兩躡躍，三呼一交兵。
斬首掉國門，蹴踏寺藏行。
豁此伉儷憤，燦然大義明。
北海李使君，飛章奏天庭。
舍罪警風俗，流芳播滄瀛。
名在列女籍，竹帛已光榮。
淳於免詔獄，漢王為緹縈。
津妾一棹歌，脫父於嚴刑。
十子若不肖，不如一女英。
豫讓斬空衣，有心竟無成。
要離殺慶忌，壯夫所素輕。
妻子亦何辜，焚之買虛聲。
豈如東海婦，事立獨揚名。

這首詩，乃李太白學士，因當時東海有婦人，為夫報仇，白晝殺人都市，羨其勇烈而作。其間引著緹縈豫讓等幾個古人的事跡，分明說男子不如婦女的意思。此言雖非定論，然形容此婦，十步兩躡躍，三呼一交兵之句，無異楚霸王啞啞叱咤，千人自廢的景狀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比著斬空衣的豫讓，真不可同日而語。但稱東海有勇婦，又說學劍越處子，可見此婦素有勇力，又會武藝，故敢與男子格鬥。大凡人有了勇力武藝，膽氣精壯，若又逞著忿怒，這殺人的事，常要做出來，所以還未足為奇。如今在下說一個嬌嬌怯怯，香閨弱質，平日只會讀書寫字，刺繡描花，手無縛雞之力，一般也與丈夫報仇，連殺十數餘人。比東海勇婦，豈不更勝一籌？這樁故事說出來時，直教：

貞娘添正氣，淫漢退邪心。

說話宋朝靖康年間，威武州侯官縣，有個土人，姓董名昌，表字文樞。生得風姿美好，才學超群。早年喪母，其父董梁秀才，復娶繼母徐氏。董昌到十四歲上，父親又一病去世。本來沒甚大家私，薄薄有幾畝田產，止堪供稠粥膏火。爭奈徐氏貪食性懶，不肯勤苦作家，因此董昌外貌雖以繼母看待，心中卻不和睦。徐氏只倚著晚娘名分，做出許多惡狀。董昌無可奈何，遠而敬之，一味苦功讀書。卻好服滿，遇著歲考，應去童子試，便得領案入泮。那時豪家富室爭來要他為婿。董昌自想是個窮儒，繼母又不賢慧，富家女子，習成驕傲，倘或兩不相下，爭論是非，反為不美，為此都不肯就。只情願覓詩禮人家為婚，方是門當戶對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大凡初進學的秀才，廣文先生每月要月考，課其文藝，申報宗師，這也是個舊例。其時侯官教諭姓彭名祖壽，號古朋，乃是仙浪人，雖則貢士出身，為人卻是大雅。新生贊儀，聽其厚薄，不肯分別超超上上等戶，如錢糧一般徵索，因此人人敬愛。其年彭教諭六十八歲，眾新生道，已近古稀，各湊小分奉賀。彭教諭乘著月考之期，治具一酌，答其雅情。到晚文完，方要入席，恰好有個故人來相訪。此人是誰？覆姓申屠，名虔，別號退翁，長樂人氏。原是個有意思的秀才，指望上進，因累試不第，又見六賊亂政，百姓受苦，四方盜賊叢生，干戈侵擾，無有虛日。知得時事不可為，遂絕意取進，寄性山水，做個散人。與彭教諭通家相好，物來訪問。相見已畢，就請登筵。申屠虔年紀又長，且是遠客，遂坐了首席。佳賓賢主，杯觥酬酢，十分歡洽。

飲酒中間，申屠虔偏將少年秀才來看，看到董昌一貌非凡，便向彭教諭取他月考文字來看。你道他為何要看董昌文字？原來申屠虔當年結髮生下一兒一女，兒名希尹，女名希光。中年妻喪，也不續娶，自己撫育這兩個子女。此時女兒年已一十六歲，天生得柳葉眉，櫻桃口，粉捏就兩頰桃花，雲結成半彎新月；縷金裙下，步步生蓮，紅羅袖中，絲線帶藕。且自幼聰明伶俐，真正學富五車，才通二酉。若是應試文場，對策便殿，穩穩的一舉登科，狀元及第。只可惜戴不得巾幘，穿不得道袍，埋沒在粉黛叢中，胭脂隊裡。希尹一般也有才學，只是穎悟反不及妹子。這希光名字，本取希孟光之意。然孟光雖有德行，卻生得又黑又肥，怎比得此女才色兼全，世上無雙，人間絕少。

申屠虔酷愛女兒才學，所以親朋中來求婚的，一概不許，直要親眼選個好對頭，方許議婚。不道來訪彭教諭，湊巧遇著款待眾秀才，從中看中了董昌，為此討他文字來看。他本來原是高才，眼中識寶，看見董昌才稱其貌，欲將希光許嫁與他。當晚剪燭再酌，忽然明倫堂上一聲鶯噪，又一聲鴉鳴。彭教諭道：

「黃昏時候，那有鴉鳴鶯噪之事，甚是怪！」申屠虔笑道：

「從來鶯噪非喜，鴉鳴不兇，凶吉事情，這禽鳥聲音，何足計較。不揣口吟一對聯，若這新秀才中，接口對出者，決定他年連中三元。」彭教諭點頭應道：「如此極妙。」申屠虔即出一聯道：

鶯噪鴉鳴，凶非凶，吉非吉。總不若岐山威鳳，鳳舞鸞翔。

眾秀才一個也對不出，獨有董昌對道：

朱神蛇鬼，瑞不瑞，妖不妖。卻何如洛水靈龜，龜登龍擾。

眾秀才一齊稱快，彭教諭也道他才調高捷，他人莫及。申屠虔雖則稱賞，細味其中意思，言神言鬼，其實不祥。龜至於登，龍至於擾，俱不是佳兆。但喜此子有才貌，與希光果是一對，不信陰陽，不取讖語，便也不妨。若錯過此姻緣，總然門當戶對，龜鶴夫妻，決非雙璧。便於席上請教諭作伐，成就兩家之好。董昌聽見教諭稱其女才貌兼全，又是詩禮之家，滿口應允。申屠虔性子古怪，但要得個好婿，並不要納聘下禮，只教選定吉日良時，竟來迎娶便了。董秀才一錢不費，白白裡應定了一房親事，這場喜事，豈非從天降下。正是：

只憑一對作良媒，不用千金為厚聘。

當夜宴席散了，明早申屠虔即歸長樂，整備嫁女妝奩。那知兒子希伊，年紀才得二十來歲，志念比乃翁更是古怪恬淡。

他料天下必要大亂，不思讀書求進，情願出居海上，捕魚活計，做個煙波主人。申屠虔正要了卻向平之願，自去效司馬遨遊，為此一憑兒子作主，毫不阻當。希伊置辦了漁家器具船隻，擇日遷移。希光乃作一詩與哥哥送行，詩云：

生計持竿二十年，茫茫此去水連天。

往來瀟酒臨江廟，晝夜燈明過海船。

霧裡鳴螺分港釣，浪中拋纜枕霜眠。

莫辭一棹風波險，平地風波更可憐。

希尹看了贊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！但我已棄去筆硯，不敢奉和了。」他也不管妹子嫁與不嫁，竟攜妻子遷居海上去了。看看希光佳期已近，申屠虔有個姪女，年紀止長希光兩歲，嫁與古田醫士劉成為繼室。平日與希光兩相樣愛，勝如同胞，聞知出嫁，特來相送。至期董秀才準備花花轎子，高燈鼓吹，喚起江船，至長樂迎娶。他家原臨江而居，舟船直至河下。那申屠虔家傳有口寶劍，掛在牀上，希光平日時時把玩拂拭。及至娶親人已到，尚是取來觀看，戀戀不捨。申屠虔見女兒心愛，即解來與他佩在腰間，說道：「你從來未出閨門，此去有百里之遙，可佩此壓邪。」希光喜之不勝，即拜別登轎下舟。申屠虔親自送女上門。希光下了船，作留別詩一首云：

女伴門前望，風帆不可留。
岸鳴楸葉雨，江醉蓼花秋。
百歲身為累，孤雲世共浮。
淚隨流水去，一夜到閩州。

雖吟了此詩，舟中卻無紙筆，不曾寫出。到了郡中，離舟登轎，一路鼓樂喧天，迎至董家。教諭彭先生是大媒，紗帽圓領，來赴喜筵。新人進門，迎龍接寶，交拜天地祖宗，三黨諸親，一一見禮。獨有繼母徐氏，是個孤身，不好出來受禮。董秀才理合先行道達一聲，因懷了個次日少不得拜見的見識，竟不去致意，自成禮數。徐氏心中大是不悅，也不管外邊事體，閉著房門，先自睡了。堂中大吹大擂，直飲至夜闌方散。申屠虔又入內房，與女兒說道：「今晚我借宿彭廣文齋中，明日即歸，收拾行裝，去游天台雁宕，有興時，直到泰山而返。或遇可止之處，便留在彼，也未可知。為婦之道，你自曉得，諒不消我吩咐，但須勸官人讀書為上。」希光見父親說要棄家遠去，不覺愀然說道：「他鄉雖好，終不如故里，爹爹還宜早回。」申屠虔笑道：「此非你兒女子所知。」道罷相別。董昌送客之後，進入洞房。一個女貌兼了郎才，一個郎才又兼女貌。董官人弱冠之年，初曉得撩雲撥雨；申屠姐及笄之後，還未請蝶浪蜂狂。這起頭一宵之樂，真正：

占盡天下風流，抹倒人間夫婦。

到次早請徐氏拜見，便托身子有病，不肯出來。大抵嫡親父母，自無嫌鄙。徐氏既係晚娘，心性多刻，雖則托病，也該再三去請。那董昌是個落拓人，說了有病，便就罷了，卻像全然不作準他一般。徐氏心中一發痛恨，自此日逐尋事聒噪，捉雞罵狗。申屠娘子，一來是新媳婦，二來是知書達禮的人，隨他亂鬧，只是和顏悅色，好言勸解，不與他一般見識。這徐氏初年，原不甚老成，結拜幾個十姊妹，花朝月夕，女伴們一般也開筵設席。遇著三月上巳，四月初八浴佛，七夕穿針，重九登高，妝飾打扮，到處去搖擺。當日董昌在日，諸事憑他，手中活動，所以行人情，趕分子，及時景的尋快活。輪到董昌當了家，件件自己主張，銀錢不經他手，便沒得使費，只得省縮。

十姊妹中，請了幾遍不去，他又做不起主人，日遠日疏，漸漸冷淡。過了幾年，卻不相往來，間或有個把極相厚的，隔幾時走來望望。及至董昌畢婚之後，看見他夫妻有商有量，他卻單單獨自沒瞅沒睬，想著昔年熱鬧光景，便號天號地的大哭一場。

董昌頗是厭惡，只不好說得。

時光迅速，董昌成親早又年餘，申屠娘子，已是身懷六甲，到得十月滿足，產下一兒。少年夫婦，頭胎便生個兒子，愛如珍寶，惟徐氏轉加不喜。一日清早，便尋事與董昌嚷鬧，董昌避了出去。沒對頭相罵，氣忿忿坐在房中。只見一個女人走將入來，舉眼看時，不是別個，乃是結拜姐姐姚二媽。嘗言恩人相見，分外眼青。徐氏一見知心人，回嗔作喜，起身迎迓道：

「姐姐，虧你撇得下，足足裡兩個年頭不來看我了，今日甚麼好風吹得到此。」姚二媽道：「你還不知道，我好苦哩。害腳痛了年餘，才醫得好。因勉強走動了，還常常發作。近時方始痊癒，為此不能夠來看你，莫怪，莫怪！」徐氏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卻錯怪你了。」取過椅兒請他坐下。姚二媽袖中摸出兩個餅餌遞與道：「昨日我孫兒週歲，特地送拿雞團與你嚐嚐。」徐氏接來放過，說道：「好造化，又有孫兒週歲了。」又歎口氣道：「你與我差不多年紀，卻是兒孫滿堂，夫妻安樂。像我這鰥寡孤獨，冰清水冷，真是天懸地隔。」說還未了，兩淚雙垂。姚二媽道：「阿呀！我聞得昌官人已娶了娘子，你現成做婆，正好自在受用。巴得昌官人一朝發達，怕繼母不封贈做老夫人，老奶奶，還有甚不足意，自討煩惱。」徐氏道：「不說不知，當初我進董家門來，昌官還只得三四歲，也虧我撫養成人。如今成人長大，不看我眼裡。

就是做親大禮，也不請我拜見。每日間夫妻打伙作樂，丟我在半邊，全然不睬。不要說別樣，就是飲食小事，他夫妻兩口，大魚大肉，我做娘的，只是一碗菹菜湯，勉強下飯。間或事忙，連這粗茶淡飯，常至缺少。真個是前人田地，後生世界，孤孀寡婦，好不苦惱！」言罷拍台拍凳，放聲大哭。驚得申屠娘子，走將出來勸解，卻也不知緣故。見姚二媽在坐，又偷忙敘話，問姓張姓李，與昌官人家何親何眷。姚二媽一頭答應，兩眼私瞧，骨碌碌上看下。私忖道：「世間乍有這般女子，若非天仙織女轉世，定是月裡嫦娥降生。不知董秀才前世裡怎生修得到，今世受用如此絕色，只怕他沒福消受，到要折了壽算。」

這婆子方才驚訝，那知冤家湊巧，適當董昌從外直走進來。

見姚二媽與徐氏及申屠娘子三人攪作一堆，哭的哭，笑的笑，因早間這場悶氣在肚，正沒處消豁，又見如此模樣，不覺大怒，罵道：「好人好家，三婆不入門。你是何人，在我家說長道短，若得不和睦。可知有你這歪老貨搬弄，致使我家娘一向使心別氣，如今一發啼啼哭哭的，成甚麼規矩。」姚二媽也變色說道：「你做秀才的好不達道理，凡事也須要問個來歷，卻如何便破口罵人。我好意來此望望他，因平日受苦不過，故此啼哭，與我甚麼相干。你不說自己輕慢晚娘，反說別人搬弄不睦。」董秀才聽了，激得怒從心上起，罵道：「老賤人，這個話難道不是挑逗我家不和？」劈臉兩個漏風巴掌。徐氏連忙來勸，董昌失手一推，跌倒在地。申屠娘子急向前扶起徐氏，勸解姚二媽出門，又勸解丈夫在徐氏面前，陪個不是，方得息了一場鬧吵。

這一番口舌，不打緊，正是：

飽學書生垂命日，紅顏俠女斷頭時。

這姚二媽原是走千門踏萬戶，慣做寶山的喜蟲兒。乘便賣些花朵，些些金珠首飾，忙裡偷閒，又捱身與人做馬泊六，是個極不端正的老潑賊，被董秀才打了兩個巴掌，一來疼痛，二來沒趣，心中惱道：「無端受這酸丁一場打罵，須尋個花頭擺布他，方消得此恨。」一頭走，一頭想，正行之間，遠遠望見一個熟人走來。這婆子心裡忽然撥動一個惡念，說：「若把那奉承了這人，定然與我出這一口氣。」打定主意，走一步，去迎這人。你道此人是何等樣人物？原來此人喚做方六一，家私巨方，謀幹如神，專一交結上下衙門人役，線索相通。又糾連閩浙兩廣亡命，及海洋大盜，出沒澎湖，殺人劫財，不知壞了多少人的性命。卻又販賣違禁貨物，泛海通番，凡犯法事體，無一不為。更兼還有一樁可恨之處，若見了一個美貌婦女，不論高門富室，千方百計，去謀來奸宿。至於小家小戶，略施微計，便占奪來家。姦淫得厭煩了，又賣與他人，也不知破壞了多少良人妻女的行止。因是爪牙四布，一呼百應，遠近聞名，人人畏懼，是一個公行大盜，通天神棍。姚二媽平日常在他家走動，也曾做過幾遍牽頭，賺了好些錢財，把他奉做家堂香火。

這時受了董秀才的氣，正想要尋事害他，不期恰遇了方六一這個殺星，可不是董昌的晦氣到了。

當下方六一見了姚二媽，滿面撮起笑來，問道：「二媽，何故兩日不到我家來走走？今日為何紅了半邊面皮，氣忿忿，骨篤了嘴，不言不語，莫非與那個合口嘴麼？」這婆子正要與他計較，卻好被他道著經脈，便扯到一個僻靜處，把適來董秀才毆辱緣故，細細告訴一遍。方六一帶著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卻吃了虧哩。」姚二媽道：「便是無端受了這酸丁一場嘔氣，又還幸得他娘子極力解勸，不曾十分吃虧。」方六一道：「這樣不通道理的秀才，卻有恁般賢慧老婆。」姚二媽道：「賢慧還是小事，只這標緻人物，卻是天下少的。」方六一驚道：「你且說他是如何模樣？」姚二媽道：「那顏色美麗，令人一見銷魂，自不消說。只

這一種娉婷風韻，教我也形容他不出。六一官，你雖在風月場中走動，只怕眼睛裡從不曾見這樣絕色的少年婦人。」方六一道：「不道我侯官縣有恁般絕色，可惜埋沒在酸丁手裡。二媽，可有甚法兒，教我見他一面，也叫作眼見希奇物，壽年一千歲。」姚二媽笑道：「見他也沒用，空自動了虛火。你若有本事弄倒了這酸丁，收拾這娘子，供養在家，親親熱熱的受用，這便才是好漢。」方六一聽罷，合掌念一聲阿彌陀佛：「謀人性命，奪人妻子，豈是我良善人做的。你也不消氣的，且到我家吃杯紅酒，散一散懷抱罷。」姚二媽道：「原來六一官如今吃齋念佛了，老身卻失言也。」六一笑道：「你這婆子，心忒性急。大凡作事，自有次序，又要秘密，怎便恁般亂叫。況他又是個秀才，須尋個大題目，方能扳得他倒。」

「遂附耳低言道：『這樁事，除非先如此如此，種下根基，等待他落了我套中，再與你商量後事。做得成時，不要說出了你的氣，少不得我還要重重相酬。』」這婆子聽了，連聲喝采道：「如此妙計，管教一箭上垛。」方六一道：「我今要去完一小事，歸時即便佈置起來。明日你早到我家來，再細細商議。」姚二媽應諾，各自分手。正是：

繼母生猜恨禮疏，虔婆懷怨構風波。

陰謀欲攘紅顏婦，斷送書生入網羅。

且說董秀才，一日方要出門到學中會文，只見一人捧著拜匣走入來，取出兩個東貼遞上。董昌看時，卻是一個拜貼，一個禮貼，中寫著：「通家眷弟方春頓首拜。」禮貼開具四羹四果，縐紗二端，白金五兩，金扇四柄，玉章二方，鬆蘿茶二瓶，金華酒四壇。董昌不認得這個名字，只道是送錯了，方以為訝。

外面三四個人，擔禮捧盒，一齊送入，隨後一人頭頂萬字頭巾，身穿寬袖道袍，乾鞋淨襪，擴而充之，踱將進來。董昌不免階階相迎，施禮看坐。這人不是別人，便是方六一這廝。可知六一原是排行，他平生欣羨睦州豪傑方臘以妖術誘眾，反於幫源洞，僭號建元。既與同姓，妄意認為一宗，取名方春，見臘後逢春之意，欲待相時行事，大有不軌之念。當下坐定，董昌開言道：「小弟從不曾與台丈有交親，為甚將此厚禮見賜，莫非有誤？」方六一道：「春雖不才，同與先生土著三山城中，何謂不是交親。弟此來一為敬仰高才絕學，庠序聞名，定然高攀仙桂，聯捷龍門。自今相拜以後，即為故交，日後便好提拔。」

二則前日姚二媽鬧宅，唐突先生，實為有罪。姚二媽乃不肖姨娘，瓜葛相聯，方春代為負荊，敢具此薄禮請罪，萬祈海涵。

「說未了跪將下去。董昌慌忙扶起道：『一時小言，何足介意，這厚禮斷不敢受。』」方六一道：「先生不受，是見棄小弟了。」董昌推讓再四，方六一堅意不肯收回，叫小廝連盒放下，起身作辭竟去。董昌年少智淺，見他這般勤殷，只道是好意。更兼寒儒家，絕少盤盒進門，見此羹果銀紗等物，件件適用，想來受之亦無害於理。即喚轉使人，也寫個通家眷弟的謝帖，打發去了。

申屠娘子問道：「適來何人，是何相知，如送如此厚禮？」

「董昌將名帖送與觀看，說道：『此人從無一面，據他說，姚二媽是其姨娘，因前日費口一番，特來代他請罪，二則慕我文才，要結識做個相知，為此送這些兒禮物。』」申屠娘子聽了，搖首道：「此事來得蹊蹺，不可不察。」董昌道：「娘子何以見知？」申屠娘子道：「當今世情，何人不趨炎附勢，見兔放鷹，誰肯結交窮秀才。且又素不識面，驟致厚禮，可疑者一；前日姚二媽不過小言，又無深怨，此人即係兩姨之子，也何消他來代為請罪，可疑者二。況君子不飲盜泉這水，豈可輕易受人之物？」董昌笑道：「娘子忒過慮了，自來有意思的人，嘗物色英雄於塵埃中，豈可以世情起見，一概抹殺好人。我看此人情辭誠篤，料無他意，不必疑心。」申屠娘子道：「我雖過慮，官人也休過信。」董昌道：「這個我自理會得。」到次日，也備幾件禮物去答拜。秀才人情，少不得是書文手卷詩扇之類。

方六一盡都收了，留住便飯。董昌力辭，那裡肯放，只得領情。

名雖便飯，實則酒筵，方六一慇懃相勸，盡醉方散。至明日，姚二媽又到董家陪小心，稱不是，一笑釋然。

自來讀書人最好奉承，董昌見方六一恁般小心克己，認定是個好人，交無猜慮，日親日近，竟為莫逆之交。方六一不時饋禮請酒，自己也常來尋問董昌。他的念頭，希冀撞見申屠娘子一面，看其姿色果是如何。那知這娘子無事不出中堂，再無由遇見。那姚二媽既捱身入門，也不嘗來攀談閒話，賣些花朵，趨奉申屠娘子，博他歡喜。及至背後向著徐氏，卻又冷言冷語的挑唆，徐氏一發痛恨兒子，巴不得即刻死了，方才快活。

方六一與董秀才往還數月，卻沒個機會下手害他。一日聞得泉州獲了大伙海盜，那為頭的渾名扳倒天，與方六一原是一黨。六一知得這個消息，帶了若干銀子，星夜趕到泉州，尋相知衙役，到監門上用了些錢鈔，進去探問。那班強盜見方六一來看覷，喜出望外，求他挽回搭救。六一道：「我專為此而來，但不知招稿，可曾定否？」眾盜道：「初解到時，太爺因事忙，即下了獄，隨後又為有病，至今不出堂，所以尚未審問。」六一道：「如此就有生路了。」向扳倒天附耳低言道：「侯官學中，有個董秀才，久有異志，也結交四方豪傑，乘時欲圖大事，官府漸漸也多曉得了。到審問時，眾口一辭，竟招稱董昌是謀主，糾結閩浙兩廣亡命，陰謀不軌。我等皆其莊佃，因威逼為非。拼些銀兩，買上告下，求當案孔目，將董昌裝了頭，眾兄弟只做齊從。招中字眼放活了，待我再到京師，營謀個恤刑御史前來，開招釋放，可不好麼？」扳倒天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便是再生父母了。」方六一又留銀兩與他們使費，急回威武來布置。扳倒天把這話通知眾盜，及至審問，一口咬定董昌主謀，陰圖叛逆。

泉州府尹，大是明察，思想做秀才的，決無此事，定是仇口陷害。但既係眾盜招扳，須拿來面質，才見真偽。又恐差捕覆前去，必先破家，乃行文至威武州關提，州中轉行侯官縣拘解。這知縣相公，是蔡京門下人，又貪又酷又昏，耳又是棉花做的。方六一自泉州歸時，先使人吹風到大尹耳內，說道董秀才素行不端，結納匪人。又假捏地方鄰里人，具個公呈，說董昌日與異言異服外方人往來，行蹤詭秘，舉動叵測。大尹見此呈與前言暗合，大是驚駭。方待拘問，恰好州中帖文又下，三處相符，更無疑惑，即差人密拿董昌。不道這差役正是方六一的心腹，飛來報知，六一吩咐：「連婦女都要到官，待我來解勸，方才釋放。」差人受了囑托，竟奔董昌家來，分一半人將前後把住，其餘盡趕入去，將夫妻子母，並兩個童僕，俱是一條索子扣住。這場大禍，分明青天打下一霹靂，不知從何而起。

問著差人所犯何事，卻又不肯說，只言到縣便知。扯扯拽拽，擁出門去。申屠娘子雖有智識，一時迅雷不及掩耳，也生不出甚計較。無可奈何，抱著兒子，只得隨行。徐氏大哭大罵道：

「這個逆賊，平日不把做娘的看在眼裡，如今不知做下甚麼犯法事體，連累我出乖露醜，引動鄰里間都來觀看。」差人方待帶著董昌等要行，只見遠遠一個人走來。董昌望去，認得是方六一，即高叫道：「六一兄，快來救我！」方六一趕近前看了，假意失驚道：「為甚事體，恁般模樣？」董昌道：「連我也不知是什麼緣故，叩問公差又不肯說。」方六一道：「是甚事如此秘密，真奇怪。」董昌道：「六一兄，你怎地救得我，決不忘恩。」六一道：「莫忙，待我作了揖，從容商議。」遂向徐氏、申屠娘子深深施禮，偷眼觀看，果然天姿國色。暗想便拼用幾萬兩銀子，與他同睡一宿，就死也甘心。

禮罷，對差人道：「列位差公，且入家裡來，在下有一言相懇。」差人嚷道：「去罷了，有甚話說。」方六一道：「列位何消性急。我若說得有理，你便聽了，說得沒理，去也未遲。」眾人依言，復帶入家中。方六一道：「董相公是讀書人，縱有詞訟，不過是戶婚田土，料必不是甚麼謀叛大逆，連家屬都要到官。待我送個薄東，與列位買杯酒吃，求做個方便，且慢帶家屬回去，全了斯文體面。」遂向袖中摸出一錠銀子，約有三四兩重。差人俱亂嚷道：「這使不得，知縣相公吩咐來的，我們難道到擔個得錢賣放的罪名。況且事體重大，你若從中打乾，恐怕也不得乾淨。」方六一又道：「誰無患難，誰無朋友，便累及我，也說不得了。」又向袖中將二兩多銀子，並作一包，送與說：「我曉得東道少，所以列位不肯。但我身邊只有這些，胡亂收了，後日再補。」差人還假意不肯，方六一道：「我有個道理在此，如今先帶董相公去見，若不提起要家屬，大家混過。如或必要，再來帶去，也未為遲。」眾人方才做好歹，將他姑媳家人放了，只牽著董昌到縣裡去。看官，你道方六一為甚教差人又做出這番局

面？他因不曾看見申屠娘子，果是怎樣姿色，乘著這個機會，逼迫來相見一面。二則假意於中出力周全，顯見他好處，使人不疑，以為後日圖妻地步，此乃最深最險的奸計。在方六一自道神機妙算，鬼神莫測，正不知上面這空空洞洞不言不語的卻瞞不過。所以俗語說：

湛湛青天不可欺，未曾舉意早先知。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當下差人解至當堂。縣尹說道：「好秀才，不去讀書，卻想做恁般大事。」董昌道：「生員從來自愛，並不曾做甚為非之事。」縣尹道：「你的所行所為，誰不知道，還要抵賴。我也不與你計較，且暫到獄中坐坐，備文申解。」董昌聞說下監，不服道：「生員得何罪，卻要下獄。老父母莫誤信風聞之言，妄害無辜。」秀才家不會說話，只這一言，觸惱了縣尹性子，大怒道：「自己做下大逆之事，反說我妄害無辜，這樣可惡，拿下去打。」董昌亂嚷道：「秀才無罪，如何打得。」縣尹愈怒道：「你道是秀才打不得，我偏要打。」喝教：「還不拿下。」眾皂隸如狼虎般，趕近前拖翻在地，三十個大毛板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縣尹尚兀是氣忿忿的，教發下去監禁。許多差役簇擁做一堆，推入牢中。董昌家人那裡能夠近身，急忙歸報。把申屠娘子驚呆半晌，白想這樁事沒頭沒腦，若不得個真實緣由，也無處尋覓對頭，出詞辨雪。一面教家人央挽親族中人去查問，一面又教到獄中看覷丈夫。惟有徐氏合掌向天道：

「阿彌陀佛，這逆賊今日天報了。」心中大是歡喜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董昌本是個文弱書生，如何經得這般捶撲，入到牢中，暈去幾遍。睜眼見方六一在旁，兩淚交垂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

方六一將好言安慰，監中使費飲食之類，都一力擔承。暗地卻叮嚀禁子，莫放董昌家人出入，通遞消息。又使差人執假票，揚言訪緝董昌黨羽，嚇得親族中個個潛蹤匿影，兩個僕人也驚走了一個。方六一托著董昌名頭，傳言送語，假效慰勸。姚二媽又不時來候伴，說話中便稱方六一家資巨富，做人仁厚，又有義氣，欲待打動申屠娘子。怎知申屠娘子一心只想要救丈夫，這樣話分明似飄風過耳，哪在他心上，但也不猜料六一下這個毒計。

申屠娘子想起董門宗族，已沒個著力人，肯出來打聽謀幹；自己父親，又遠遊他處，哥哥避居海上，急切不能通他知道。且自來不歷世故，總然知得，也沒相干，自己卻又不好出頭露面。左思右想，猛然想著古田劉家姐夫，素聞他任俠好義，胸中極為謀略。我今寫書一封寄與，教劉姐夫打探誰人陷害，何人主謀，也好尋個機會辨頭，或者再生有路，也不可。又想向年留別詩尚未寫出，一並也錄示姐姐，遂取討紙筆寫書云：

憶出閨判決，忽焉兩易風霜。老父阿兄，遠遊漁海，鱗鴻杳絕。吾姊復限此襟帶，不得一敘首以申問闊，積懷徒勞夢寐耳。良人佳士，輻輳未售，滿圖奮翻秋風，問月中仙索桂子。

何期惡海風波，陡從天降。陷身坑阱，肢體摧傷，死生未保，九閻遠隔，天日無光，豈曾參果殺人耶？董門宗族寥落，更鮮血氣人，無敢向圓扉通問者。想風鶴魂驚，皆鼠潛龜伏矣。熟知姊婿熱腸俠骨，有古烈士風，敢氣奮被發纓冠之誼，飛舸入郡，密察誰氏張羅，所坐何辜。倘神力可挽，使覆盆回昭，死灰更燃，從此再生之年，皆賢夫婦所賜也。願望旌懸，好音祈慰。外有出閨別言，久未請政，並錄呈覽。

書罷，又錄了留別詩，後書難婦女弟希光檢衽拜寄。封緘固密，差了僕人星夜前往古田。不道那僕人途中遇了個親戚，問起董家事體，說道：「一個秀才，官府就用刑監禁，又要訪拿黨羽，必然做下沒天理的事情，你是他家人，恐怕也不能脫白。」那僕人害怕，也不往古田，復身轉來，一溜煙竟是逃了。

申屠娘子，眼巴巴望著回音，那裡見個蹤影。正是：

時來風送滕王閣，運退雷轟薦福碑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彭教諭因有公事他出，歸來聞得董昌被責下獄，吃了一驚，卻不知為甚事故。即來見縣尹，詢問詳細，力言董生少年新進，文弱書生，必無此事。這縣尹那裡肯聽，反將他奚落了幾句，氣得彭教諭拂衣而出，遂掛冠歸去。同袍中出來具公呈，與他辯白，縣尹說：「上司已知董生黨眾為逆，尚要連治。諸兄若有此呈，倘究詰起來，恐也要涉在其中。」

眾秀才被這話一嚇，唯唯而退，誰個再敢出頭。方六一見學官秀才，都出來分辯，怕有變故，又向當案處，用了錢鈔，急急申解本州，轉送泉州。文中備言鄰里先行舉首，把造謀之事證實。方六一佈置停當，然後來通知申屠娘子，安慰道：「董官人之事，已探訪的實，是被泉州一伙強盜，招扳在案，行文在本縣緝獲，即今解往彼處審問。聞得泉州太爺極是廉明，定然審豁。我親自陪他同去，一應盤費使用，俱已準備，不必掛念。」

「申屠娘子一時被感，也甚感其情意。」

不想董昌命數合休，解到泉州時，府尹已丁母憂。署印判官看來文，與眾盜所扳暗合，也信以為實，乃弔出扳倒大一千人犯，發堂面質。董昌極口稱冤說：「生平讀書知禮，與眾人從不曾識面，不知何人仇恨，指使劈空扳害。」再三苦苦析辨，怎當得眾盜一口咬定，不肯放鬆。判官聽了一面之詞，喝教夾起來。這一個瘦怯書生，柔嫩的皮肉，如何經得這般刑罰，只得屈招。又是一頓板子，送下死囚牢裡。方六一隨人看視，假意呼天叫屈。董昌奄奄一息，向六一嗚嗚的哭道：「我家世代習儒，從不曾作一惡事。就是我少年落拓，也未嘗交一匪人，不知得罪那個，下此毒手，陷我於死地。這是前生冤孽，自不消說起。但承吾兄患難相扶，始終周旋，此恩此德，何時能報。」

「方六一道：「怎說這話。你我雖非同氣，實則異姓骨肉，恨不能以身相代，區區微勞，何足言德。」董昌又哭道：「我的性命，斷然不保。但我死後，妻子少幼，家私貧薄，恐不能存活，望乞吾兄照拂一二。」六一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諒不至於喪身。萬一有甚不測，後事俱在我身上，決不有負所托。」董昌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來世定當作犬馬答報。」道罷，又借過紙筆，掙起來寫書，與申屠娘子訣別。怎奈頭暈手顫，一筆也畫不動，只得把筆撇下，叮囑方六一寄語，說：「今生夫妻，料不能聚首了，須是好好撫育兒子，若得長大成立，也接紹了董氏宗祀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哭，好生悽慘。方六一又假意寬慰一番，相別出獄，又回威武。臨行又至當案孔目處，囑付早申行文定案。當案孔目，已受了六一一大注錢財，一一如其所囑，以董昌為首謀，眾盜脅從，疊成文卷，申報上司，轉詳刑部。

這判官道是謀逆大事，又教行文到侯官縣，拘禁其妻孥親屬，候旨定奪。這件事，豈非烏天黑地的冤獄！正是：

鬼蜮彌天障網羅，書生薄命足風波。

可憐負屈無門控，千古令人恨不磨。

再說方六一歸家後，即來回覆申屠娘子，單言被強盜咬實，已問成罪名的話，其餘董昌叮嚀之言，一字不題。申屠娘子初時還想有昭雪之日，聞知此信，已是絕望。思量也顧不得甚麼體面，須親自見丈夫一面，討個真實緣由。但從未出門，不識道路，怎生是好。方在躊躇，那知泉州拘禁家屬的文書已到，侯官縣差人拘拿。方六一曉得風聲，恐怕難為了申屠娘子，央人與知縣相公說方便，免其到官，止責令地鄰，具結看守。那時前後門都有人守定，分明似軟監一般，如何肯容申屠娘子出外。方六一叫姚二媽不時來走動，自不消說。六一面向各上司衙門打點，勿行駁勘；一面又差人到京師重刑刑部司房，求速轉詳，約於秋決期中結案。果然錢可通神，無不效驗。刑部據了招文，遂上札子，奏聞朝廷，其略云：

董昌以少年文學，妄結匪人，潛有異圖。雖反形未顯，而盜證可證。況今海內多事，聖帝蒙塵，亂世法應從重，爰服上刑，用警反側。妻孥族屬，從坐為苛，相應矜宥。群盜劫殺拒捕，歷有確據，豈得借口脅從，寬其文法，流配曷盡所辜，駢斬庶當其罪。未敢擅便，伏候聖裁。

奏上，奉聖旨，定董昌等秋後處決，族屬免坐。刑部詳轉，泉州府移文侯官縣，釋放董昌妻孥歸家，地鄰方才脫了干係。

這一宗招詳才下，恰已時迫冬至，決囚御史案臨威武各郡縣，應決罪犯，一齊解至。方六一又廣用錢財，將董昌一案也列在應決數內。申屠娘子知得這個消息，將衣飾變賣，要買歸屍首埋葬。正無人可托，湊巧古田劉家姐姐，聞知董郎吃了屈官司，夫婦同來探問。申屠娘子就留住在家，央劉姐夫備辦棺槨，預先買囑劊子人等。徐氏聽說兒子受刑，也不覺慘然。到冬至前二日，處決眾囚，將一個無辜的董秀才，也斷送於刀下。其時乃靖康二年十一月初三日也。正是：

可憐廊廟經綸手，化作飛磷草木冤。

董昌被刑之後，申屠娘子買得屍首，親自設祭盛殮，卻沒有一滴眼淚。但祝道：「董郎，董郎，如此黑冤，不知何時何日，方能報雪！」正當祭殮之際，只見方六一使人齎紙錢來弔慰。劉成暗自驚訝道：「方六一是此中神棍大盜，如何卻與他交往？」欲待問其來歷，又想或者也是親戚，遂撇過不題。殮畢，將靈柩送到烏澤山祖塋墳堂中停置，擇日築壙埋葬。安厝之後，劉成夫婦辭歸。申屠娘子留下姐姐，暫住為伴。

此時姚二媽媽往來愈勤。一日，姊妹正在房說起父兄遠遊僻處，音信不通的話，只見姚二媽走將入來。申屠娘子請他坐下，那婆子笑嘻嘻的道：「老身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相勸，大娘子休要見怪。」申屠娘子道：「媽媽有甚話，但說無妨，怎好怪你。」姚二媽道：「董官人無端遭此橫禍，撇下你孤兒寡婦，上邊還有婆婆，家事又淡薄，如何過活？」申屠娘子道：

「多謝你老人家記念，只是教我也無可奈何。」姚二媽道：「我到與大娘子躊躇個道理在此。」申屠娘子道：「媽媽若有甚道理教我，可知好麼？」那婆子道：「目今有個財主，要娶繼室，娘子若肯依著老身，趁此青春年少，不如轉嫁此人，管教豐衣足食，受用一世。」申屠娘子聞言，心中大怒，暗道：「這老乞婆，不知把我當做甚樣人，敢來胡言亂語。」便要搶白幾聲，又想：「這婆子日常頗是小心，今忽發此議論，莫非婆婆有甚異念，故意教他奚落我麼，且莫與他計較，看還有甚話。」

「遂按住忿氣，說道：「媽媽所見甚好，但官人方才去世，即便嫁人，心裡覺得不安，須過一二年才好。」那婆子道：「阿呀！一年二年，日子好不長遠哩。這冰清水冷的苦楚，如何捱得過？況且錯過這好頭腦，後日那能夠如此湊巧。」申屠娘子道：「你且說那個財主，要娶繼室？」婆子笑道：「不瞞娘子說，這財主不是別個，便是我外甥方六一官。他的結髮身故，要覓一個才貌兼全的娘子掌家，托老身尋覓，急切裡沒個像得他意的，因此蹉跎過兩年了。我想娘子這個美貌，又值寡居，可不是天假良緣。今日是結姻上吉日，所以特來說合。」申屠娘子聽了，猛然打上心來道：「原來就是方六一！他一向與我家慇懃效力，今官人死後，便來說親，此事大有可疑，莫非倒是他設計謀害我官人麼？且探他口氣，便知端的。」乃道：「方六一官，是大財主，怕沒有名門閨女為配，卻要娶我這二婚人。」也是天理合該發現，這婆子說出兩句真話道：「熱油苦菜，各隨心愛。我外甥想慕花容月貌多時了，若得娘子共枕同衾，心滿意足，怎說二婚的話。」申屠娘子細味其言，多分是其奸謀。暗道：「方六一，我一向只道你是好人，原來是獸心人面。我只叫你闔門受戮，方伸得我官人這口怨氣。」心中定了主意，笑道：「我是窮秀才妻子，有甚好處，卻勞他佞般錯愛。雖然，我不好自家主張，須請問我婆婆才是。」婆子道：「你婆婆已先說知了。」

言還未畢，布簾起處，徐氏早步入房，說道：「娘子，二媽與我說過幾遍了。一來不知你心裡若何，二則我是個晚婆，怕得多嘴取厭，為此教二媽與你面講。論起來，你年紀又小，又沒甚大家事，其實難守。這方六一官，做人又好，一向在我家面上，大有恩惠。莫說別的，只當日差人要你我到官，若不是他將出銀兩，買求解脫，還不知怎地出乘露醜，這一件上，我至今時刻感念。你嫁了他，連我日後也有些靠傍。」姚二媽道：「我外甥已曾說來，成了這親，便有晚兒子之分，定來看顧。」徐氏又道：「還有一件，我的孫兒，須要帶去撫養的。」姚二媽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。況他至親止有一子，今方八歲，娘子過去，天大家資，都是他掌管。家中偏房婢僕，那個不聽使喚。哥兒帶去，怕沒有人服事。」申屠娘子又道：「果然我家道窮乏，難過日子，便重新嫁人，也說不得了，只是要依我三件事。」姚二媽道：「莫說三件，就是三十件，也當得奉命。」申屠娘子道：「第一件，要與我官人築砌墳壙，待安葬後，方才過門；第二件，房產要鋪設整齊潔淨，止用使女二人，守管房門；三來家人老小房產，各要遠隔，不許逼近上房。依得這三件，也不消行財下聘，我便嫁他。」姚二媽笑道：「這三件都是小事，待老身去說，定然遵依，不消慮得。」即便起身別去，徐氏隨後相送出房。詩云：

狂且漁色謀何毒，孤嫠懷仇志不移。

奮勇捐軀伸大義，剛腸端的勝男兒。

不題姚二媽去覆方六一。且說劉家姐姐，當下見妹子慨然願嫁方六一，暗自驚訝道：「妹子自來讀書知禮，素負志節，不道一旦改變至此。」心下大是不樂。姚婆去後，即就作辭，要歸古田。申屠娘子已解其意，笑道：「為何這般忙迫，向日妹子出嫁董門，姐姐特來送我出閣，如今妹子再嫁方家，也該在此送我上轎。」劉氏姐聽了，忍耐不住，說道：「妹子，你說是甚麼話？嘗言一夜夫妻百夜恩，董郎與你相處二年，諒來恩情也不薄。今不幸受此慘禍，只宜苦守這點嫡血成人，與董郎爭氣，才是正理。今骨肉未寒，一旦為邪言所惑，頓欲改適，莫說被外人談議，只自己肉心上也過不去哩。」申屠娘子聽了，也不答言，揭起房簾，向外一望，見徐氏不在，方低低說道：

「姐姐，你道妹子果然為此殉身之行麼？我為董郎受冤，日夜痛心，無處尋覓冤家債主。今日天教這老虔婆，一口供出，為此將計就機，前去報仇雪怨，豈是真心改嫁耶？」劉氏姐姐駭異道：「他講的是甚麼話，我卻不省得。」申屠娘子道：「姐姐你不聽見說，慕娘子花容月貌，若得同衾共枕，便心滿意足，這話便是供狀。」劉氏姐道：「不可造次，嘗言媒婆口，沒量門，他只要說合親事，隨口胡言，何足為據。」申屠娘子見此話說得有理，心中復又躊躇。

只聽耳根邊豁豁一聲響，分明似裂帛之聲。姐妹急回頭觀看，並無別物，其聲卻從牀頭所掛寶劍鞘中而出。劉氏姐大驚，連稱奇怪。申屠娘子道：「寶劍長嘯，欲報不平耳。此事更無疑惑矣。」即向前將劍拔出，敲作兩段，下半截連靶，只好一尺五寸。劉氏姐道：「可惜好寶劍，如何將來壞了。」申屠娘子道：「姐姐有所不知，大凡刀長便於遠砍，刀短便於近刺，且有力，又便於收藏。我今去殺方六一，只消此下半截足矣。」劉氏姐道：「殺人非女子家事，賢妹還宜三思，勿可逞一時之忿。」申屠娘子道：「吾志已決，姐姐不須相勸。」隨取水石，磨得這劍鋒利如雪，光芒射人，緊藏在身畔。又寫下一書，和這上半截斷劍，交付姐姐說：「待父親歸時，為我致與他。」又道：「妹子已拼此軀，下報董郎，遺下孤兒，望乞姐夫姐姐替我撫育。倘得長大，可名嗣興，以延董門一脈，我夫婦來世當銜結相報。」正言之際，劉成自占田來到，妻子把這些緣故，道於他知。劉成道：「方六一是當今大盜，奸詭百出，造惡萬端，董姨丈被他謀害，確然無疑。但小姨要去報仇，恐力氣怯弱，不能了事，反成話柄。」申屠娘子笑道：「我視殺此賊子，有如幾上肉耳，不消慮得。」不題申屠姊妹籌畫。且說姚二媽回覆了方六一，次日即來傳話，說娘子所言之事。一一如命。明日就教工匠到墳上，開金井砌壙，聽憑娘子選日安葬。葬後，即來迎娶。申屠娘子道：

「入土為安，但壙完即葬，不必選日。」方六一做親性急，多喚匠人，並力趨工。那消數日，俱已完備。申屠娘子姑媳姊妹並劉成，俱到墳頭，送董昌入土。方六一又備下祭筵，到墳前展拜。葬畢回家，申屠娘子往還路徑，一一牢記在心。又博訪了方六一住居前後巷陌街道之足，將所有衣飾，盡付劉成，撫養兒子。其餘田產房業，都留與徐氏供膳。諸事料理停當，待候方六一來娶。方六一機謀成就，歡喜不勝，果然將家中收拾得內外各不相關，銀屏錦帳，別成洞天，擇定十二月廿四，灶神歸天之日，娶個灶王娘子。免不得花花轎子，樂人鼓手，高燈火把，流星爆仗，到董家娶親。姚二媽本是大媒，又做伴娘，一刻不離。當夜迎親，樂人在門吹打幾通，掌禮邀請三遍。申屠娘子抱著孩子，請劉家姐夫姐姐，及徐氏晚婆告別，對姐姐道：「我指望同你原歸長樂，只是終身不了。今到方家，是重婚再嫁的人了，此後也無顏再與姐姐相見，只索從今相別。」隨將孩子遞與道：「可憐這無爹娘的孩子，煩姐姐好好看管，待三朝後，即便來取。」又對徐氏道：「不道婆婆命犯孤辰寡宿，一個晚兒子也招不起，媳婦總之外人，今又別嫁，一發沒帳了，你須要自家保重。」徐氏聽了這話，想起日後無倚靠的苦楚，不覺放聲大哭。劉氏姐已知此番是永別了，也不由不傷心痛哭。更兼這個孩子，要娘懷抱，死命的啼號，這悽慘光景，便是鐵石心腸，也要下淚。惟有申屠娘子，並無一

點眼淚，毅然上轎，略不回顧。

一路笙簫鼓樂，迎到方家，依樣拜堂行禮。方六一張眼再看，魂飛天外。只道是到口饅頭，誰知是冲天霹靂。拜堂已畢，方六一喚過八歲的兒子，拜見晚娘。又喚家中上下，俱來磕頭。

申屠娘子說：「且待明日見罷。」方六一得了此話，分明是奉著聖旨，即便止住，鼓樂前導，引入洞房。花燭已畢，擺筵席款待新人。原來方六一生性貪淫，不論宗族親眷婦女，略有幾分顏色，便要圖謀奸宿。因此人人切齒，俱不相往來。所以今日喜筵，並無一個女親，單單只有姚二媽相陪。堂中自有一班狐朋狗黨，叫喜稱賀。方六一吩咐姚婆好生陪侍，自己向外邊飲酒去了。申屠娘子且不入席，攜著姚二媽，將房中前後左右，細細一看。笑道：「果然鋪設得齊整，比讀書人家，大是不同。」又叫丫環執燭，向房外四面觀看。見傍邊有一小房，開門入看，中間箱籠什物甚多，側邊一張牀榻，帳幃被褥，色色完備。

問說：「此是何人臥所？」丫環答言：「是小官人睡處。」姚二媽便道：「六一官教我今晚就相伴小官人，睡在這裡。」申屠娘子道：「這也甚好。」遂走出門，仍復閉上。回至房中，與姚婆飲酒。三杯已過，申屠娘子道：「多謝媽媽作成這頭好親事，日後定當厚報，如今先奉一杯，權表微意。」將過一隻大茶甌，基得滿滿的，親自送到面前。婆子道：「承娘子美意，只是量窄，飲不得這一大甌。」申屠娘子道：「天氣寒冷，喝一杯也無防。」婆子不好推托，只得接來飲了。申屠娘子，又斟過一甌道：「媽媽再請一杯。」婆子道：「這卻來不得。」申屠娘子笑道：「媽媽你做媒的，豈不曉得喜筵是不飲單杯的，須要成雙才好。」婆子又只得飲了。申屠娘子又笑道：「媽媽，常言三杯和萬事，再奉一甌。」婆子道：「奶奶饒了我罷。」申屠娘子道：「你若不吃，我就惱殺你。」婆子沒奈何，攢眉皺臉，一口氣吸下。他的酒量原不濟，三甌落肚，漸覺頭重腳輕，天旋地轉，存坐不住。申屠娘子又道：

「媽媽還吃個四方平穩。」那婆子聽說，起身要躲，兩腳寫字，只管望後要倒。申屠娘子笑道：「不像做大媒的，三四杯酒，就是這個模樣。」教丫環扶到小房睡臥。吩咐收過酒席，只留兩個丫環伺候，其餘女使都教出去，然後自己上牀先睡。

時及在鼓，堂中客散。方六一打發了各色人等，諸事停當，將兒子送入小房中，同姚婆睡。一走進房來，先叫兩個丫環先睡，須要小心火燭。口中便說，走至牀前，揭開紅綾帳子，低低調戲兩聲。將手一摸，見申屠娘子衣掌未脫，笑道：「不是頭缸湯，只要添把火，待我熱烘烘的，打個筋斗兒。」申屠娘子道：「便是二缸湯，難道你不赤膊，好打筋斗麼？」方六一忙解衣裳，挺身撲上來。申屠娘子右手把緊劍靶，正對小腹上直搦，六一創痛難忍，只叫得一聲不好了，身子一閃，向著外牀跌翻。申屠娘子，隨勢用力，向上一透，直至心窩，須臾五臟崩流，血污枕席。兩個丫環，初聽見主人忽地大叫，不知何故，側耳再聽，分明氣喘一般。心中疑惑，急忙近前看去。申屠娘子已抽身坐起，在帳中望見丫頭走來，怕走漏了消息，便叫道：「這樣酒徒，嘔得驢馬馬，還不快來收拾。」丫頭不知是計，一個趨上一步，方才揭開帳子，申屠娘子道：「沒用的東西，火也不將些來照看。」口內便說，探在手一把揪住，挺劍向咽喉就搦，即時了帳。那一個丫頭，只道真個要火，方轉身去攜燈，申屠娘子跳出帳來，從背後劈頭揪翻，按到在地。

那丫頭口中才叫阿呀，刃已到喉下，眼兒也不能夠活了。申屠娘子即點燈去殺姚婆，那房門緊緊拴住，急切推搖不動。方六一兒子，還未睡著，聽見門上聲響，問道：「那個？」申屠娘子應道：「你爹要一件東西，可起來開門。」這小廝那知就裡，披衣而起。門開處，申屠娘子劈面便搦，這小廝應手而倒，再復一下，送歸泉下。跨過屍首，挺身竟奔牀前，那婆子爛醉如泥，打躬如雷，一發不知甚麼好歹，一連搦下數十個透明血孔，末後向嚙下一勒，直挺挺的浸在血淚裡了。申屠娘子，本意欲屠戮他一門，一來連殺了五人，氣力用盡，氣喘吁吁；二來忽轉一念，想此事大半歸由姚婆，毒謀出於方賊，今已父子並誅，斬草除根，大仇已報，餘人無罪，不可妄及。遂復身回房，將門閉上，裊了方六一首級，盛在囊中。收了短劍，秉燭而坐，坐候人靜方行。這一場報仇，分明是：

狹巷短兵相接處，殺人如草不聞聲。

看官，你想世上三縷梳頭，兩截穿衣，叫院君稱娘子的，也不計其數，誰似申屠娘子，與夫報仇，立殺五命，如同摧枯拉朽，便是鬚眉男子，也沒如此剛勇，真乃世間罕有。當下靜聽譙樓鼓打四更，料得合家奴婢皆睡熟，乘著天色未明，背了方六一的首級，點燈尋著後門出去。這路徑久已訪問在心，更兼殺神正旺，勇往直前，若有神助。挨出城門，徑奔到烏澤山墳下，將方六一首級，擺在董昌墓前，叫聲：「董郎，董郎，虧你陰靈扶助，報你深仇，保我節操。從來不曾下淚，今日萬事俱完，正好為君一哭！」於是放聲一號，淚如泉湧，萬木錚錚，眾山環響。哭罷，解下紅羅，即懸掛於墳前大榮木之上。

待得三魂既去，七魄無依，腰間短劍，一聲吼響，如虎嘯嘯吟，飛入空中，不知其所向。

方家婢僕，次日起身，只見後門洞開，滿地血污，都是女人腳跡，合家驚駭，聲張起來。尋看血跡，直到上房。方知家主父子，並姚婆等俱被新人殺死，砍下首級，不知去向。喚起地方鄰里，呈報到官。縣尹親自相驗，差人捕申屠氏。其時劉成放心不下，清早便在方六一門首打聽，得了這個消息，飛忙報如妻子。徐氏聽見媳婦殺了許多人，只怕禍事連及，嚇得一交跌去，即便氣絕。劉成夫婦正當忙亂，烏澤山墳丁來報，申屠娘子，縊死在榮木之上，墓前有人頭一顆。劉成叫墳丁呈報縣中，大尹以地方人命重情，一面申報上司，一面拘申屠氏家屬，審問情由。那衙門人役，並方六一黨羽，曉得從前謀害董昌這些緣由的，互相傳說開去。郡中衿紳耆老，鄰里公書公呈，一齊並進，公道大明。各上司以申屠氏殺仇報夫，文武全才，智勇蓋世，命侯官且備衣棺葬於昌墓下，具奏朝廷，封為俠烈夫人，立廟祭享。方六一姚婆等，責令家屬收殮。劉成夫妻殯葬了徐氏，將房產托付董氏族人，等待遺孤長大交還。料理停妥，引著此子，自回古田。

又過半年，申屠虔方從天台採藥歸來，聞知女婿家遭許多變故，到古田來問姪女。申屠氏將董方兩家生死，希光殺人報仇始末，朝廷封贈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又將希光封固書箋，及半截寶劍遞與。申屠虔將劍在手，展書細看，其書云：

不孝女希光，祿祗百拜父親大人尊前：兒嫁董郎，忽遭飛禍。夫禁囹圄，女錮私室。九閻誰控，五辟奚寬。冤哉董郎，奄逝刀鋸。東海三年之旱，應當後威武矣。未亡人蜉蝣餘息，去鬼無幾，所以不即死者，仇人未獲，大冤未白耳。何意圖藉奸謀，一朝顯露。始悟此日乞婚之方六一，即當時造計之凶賊。

彼以委禽相誘，女以完璧自堅。再嫁之時，即是斷頭之夕。幸昆吾劍氣有靈，諒麼魔殘魄，無能潛匿。於此下報董郎，庶亦無愧。董郎龜登龍擾，雅稱鵲噪鳴鳴，兆見於前，事亦非偶，所餘殘劍半截，留報父恩。父守其頭，兒守其尾。申屠家之古玩，頭尾有光；延平津之臥龍，雌雄絕望。生平不解愁眉，今始為之泣血。

申屠虔看罷，大笑道：「非申屠虔不能生此女，非申屠虔不能生此女！」說猶未罷，只聽豁刺一聲，手中半截斷劍，飛入雲霄。那申屠娘子下半截劍，從南飛來，合而為一。蜿蜒成龍，漸漸而去，見者皆以為奇。劉成夫婦，撫養董嗣興到十八歲上，登了進士，官至侍郎，封贈父母，接了一脈書香。後人有詩云：

從來間氣有奇人，洛浦珠還更陸沉。